

# 大学山上的回忆

文/姜洪根

转眼之间,王永昌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年了。我早就想写下一点文字,来表达对他的尊敬和怀念,也为这个世界增添一点先生的印记。

我是1983年冬天在大学山上老镇江一中实习时认识王先生的,那时我们还不到二十岁,印象中先生大概也只有四十二三岁。那一个学期,先生教一个高三理科班语文课,兼任学校行政工作。去实习之前就耳闻先生大名,对先生学问和教学水平神往之至,早就想一睹其神韵风采,有机会和另外五位同学被安排在一中实习,觉得真是莫大的荣幸。

我们两个同学被编为一组,在同一个班级实习,由相关老师指导班主任和语文教学工作。我和同学丁君被分配在一组,在初一(4)班实习。记得那时,先生到我们六个实习生的大办公室(实际上就是学校的空教室)来过两次。一次是先生一个人来的,具体说了些什么,早已记不甚清楚,但先生和我们对面而坐、侃侃而谈的动作神情却在脑海中留存至今,先生清瘦而又精神的面容经常会不由自主地闪现出来。记得先生好像说我们

年纪轻轻,即将走上工作岗位,应该是前途无量,但要脚踏实地,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,并对我们在初一年级实习班主任和语文教学工作进行了一番勉励。另一次是我们的三位语文实习指导老师陪同先生一起来的,人多话多,说的什么也记不清楚了,大概也是一些实习、学习上的事情。

大学毕业,我回到家乡的乡镇中学工作,五年后,被选调到当地的县中任教,因工作关系有了较多向先生学习请教的机会,后来我因工作调动来到先生所在城市学校教书,和先生有了更密切的交往。先生对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学习学习再学习,努力努力再努力”。

先生被发现身染重病很突然也很偶然,但他豁达乐观,笑对病魔,积极配合治疗以期康复。记得我和单位的领导中秋节前一个上午去病房看望他,先生大口吞咽着小女儿精心烹制的鸡蛋羹,坐在病房会客间和我们谈教育,说人生,聊过去,望未来,没有丝毫的哀怨与气馁。我们生怕劳累了先生,便想早早地告辞,先生却兴致勃勃,

不愿结束这美好的闲谈时光。

先生作古于2016年12月19日上午8点多钟。在那时刻,我正乘坐202路公交车去单位上班,先生正在与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告别。我知道,他肯定有许多的不舍,诸多的无奈。在车上,遇见前辈王老师,我不由自主地告诉她先生生病的事情,告诉她病房里的先生乐观豁达、视生死为小事、积极与病魔作斗争的情形,期待老天能够让先生迟归道山,满足我等学生、朋友的心愿。等我到了单位,一走进办公室,同事周君告诉我,王老师作古了。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往医院赶,到先生的病房和他的家人一起送走了先生。

回想这三十几年来,先生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执念,对同事朋友的古道热肠,对后生晚辈的帮助提携,对自己的严格要求。他的一生,小而言之,是为家庭,为工作,为他人;大而言之,是为国家,为教育,为人生。我曾经想寻找一些恰当的词语来概括先生,比如清朗健迈、高畅和润,但都觉得不甚满意,只能叙述我和先生之间的一些琐碎的往事,来寄托对他的怀想。

## 有味书屋

文/秦聿森



沈伯素先生1944年时11岁,应该是1933年生人,再过几年就是鲐背之龄了。沈先生老而弥坚,笔耕不辍,锦心绣口,不断有文章见报。最近《记忆中的旧私塾》一文,让我有读《三味书屋》续集的感觉。醇厚隽永,非老人不出此味;珠圆玉润,无经历难发此声。

我没有读过私塾,我这个年纪见过私塾先生,知道私塾先生有戒尺,学生手心被打得通红是常事,思想里对旧式教育就有一股反感。青布长衫,圆框眼镜,瘦且消瘦身形的教书先生的形象在我想象中定了形。知道他有学问,却在心里没有存在过崇敬,总觉得他跟我们这个社会格格不入。

收藏有一幅清末民初的老照片,是一位私塾老先生,穿一件百衲衣,衣服补成了鞋襪样,一副生无可恋的漠然表情,只剩白胡子在风中凌乱,还拖着一根白发编成的长辫子。于是我知道了在旧社会生活在底层的文化人也是活得很艰难的。

上小学时,校长是一位戴姓老先生,无事时他会他的办公室里吟哦,真的是摇头晃脑,抑扬顿挫,呀嗟歔吁俱全,到高潮时,那花白的头颅也是真的向后昂上去,昂上去,一如鲁迅文章中所谓。我也喜欢听昆曲,它不像一般戏剧过分夸张,淡而雅,最像书生。咿呀呀呀,唱腔就像在念古诗古词。听昆曲恍惚中有回到古代的感觉。我试着用昆曲意唱诗或词,味道真的不错,其实,诗词本来都是可唱的。沈先生说,于老先生讲《五柳先生传》唱得犹如二黄散板,这课上的色香味俱全啊,叫人怎么能忘记了昵?

“教馆本来是下流,傍人门户度春秋。半饥半饱清闲客,无锁无枷自在囚。课少父兄嫌懒惰,功多子弟结冤仇。”我家门口有三个当老师的,一个在黑桥小学教二年级,两个在乡下教复合班,其中有个男老师,家里一大帮孩子照顾不上,为了生活自己孤身下乡,就经常嘀咕:家有三餐粮,不当孩子王!大约他那时也是轮流到各家吃派饭吧?

我早就有了一本《幼学琼林》,好像看过,自己愚笨,看了也没能够知天下。半本《论语》治天下那是说的北宋赵普,五代十国,小朝廷林立,民不聊生,天下思定,哪是半部《论语》的功劳?先生为了激励学生而说。通篇读过《论语》的人不在少数,人不行万里路,心不会凌绝顶,眼界没打开,读着读着《论语》就会冒出一股酸腐味来,某丹可以作证。

我其实是很遗憾没有赶上读过私塾的,古文功底,诗词歌赋,说文解字,训诂考证,中华五千年传承,私塾起的作用很大。

沈先生讲解的私塾,把人一下子拉到了那个久远的年代,童年趣事,回味无穷,让我也添知识。那年在二十一世纪乐园与沈伯素先生一见,忽忽二十余年矣。我为文时断时续,沈老却矢志未改,至今依然思达笔健,佩服佩服。

## 夏霖:忠诚革命事业 危难不渝

文/赤柳



夏霖,化名余仁、林雨人、宋时雨,1895年11月11日生于丹阳云阳镇。1925年,夏霖加入中国共产党,先后任中共丹阳独立支部书记、中共上海区委巡视员、南汇县县长、中共丹阳县委书记、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等职。1927年11月13日壮烈牺牲于无锡南校场,年仅32岁。

在“新文化”运动和“五四”爱国运动的影响下,夏霖开始寄希望于教育救国。他常以爱国反封建等为内容,编剧目、搞演讲,唤起民众,并以《觉悟民权报》副刊为阵地,宣传进步思想和文化改革。

1924年夏天,夏霖加入了国民党。1925年3月,为反对国民党右派分裂国共合作的阴谋,夏霖和黄竞西等人发动各界,在丹阳县公共体育场隆重举行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大会。会上,夏霖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讲,宣传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新三民主义政策。此间,中共上海地委负责人深入到江南城乡进行社会调查,开展革

命活动,了解到夏霖热心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。后经恽代英、侯绍裘介绍,夏霖于1925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从这时起,夏霖才真正找到了一条能够救中国的路。

1926年4月,夏霖任中共丹阳独立支部书记,他奔走四乡,发动组织农民反对军阀政府,丹阳农民运动在他的领导下发展很快。这年,丹阳吕城地区在党的领导下,展开了反对劣绅、富农企图垄断水利的斗争,并取得了胜利。地方封建势力对夏霖切齿痛恨,伺机报复。

1927年3月,北伐军进抵上海,南汇地方各界组织一致选举夏霖为南汇县县长。他任职后首先成立农民协会,组织农民自卫军武装队,护城守卫,打击反动势力。1927年3月21日,北伐军占领丹阳城,夏霖以中共上海区委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丹阳。不久,蒋介石发动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,江苏各地的中共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,丹阳县政府也被国民党右派窃取。夏霖在危难时刻坚定共产主义信念,坚持斗争。

这年10月中旬,省委召开江南秋收起义行动委员会会议,讨论宜兴起义事宜。夏霖对我力量做了充分估计,认为此时举行

武装起义时机尚不成熟,容易暴露革命力量。这一意见没有被省委采纳,但夏霖还是服从省委的决定,到无锡领导农民举行暴动。由于泄密,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大批军警前往镇压,10月23日,无锡县委机关被破坏,县委书记等5人被捕。11月9日,无锡东北乡农民数千举行暴动,高举红旗,手执长矛、大刀,很快占领了10多个城镇,惩办了一批土豪劣绅。国民党反动当局惊恐万状,急忙调重兵前往镇压,并在无锡城里宣布戒严,搜捕共产党员。由于叛徒告密,11月11日,夏霖不幸被捕。

审讯中,夏霖从容对敌,临危不惧。敌人的酷刑,折断了他的腿骨,也未能获得任何口供。当敌人知道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竟是共产党人夏霖后,不敢久押,国民党江苏省民政厅厅长即密令无锡当局:“迅予枭首示众。”

1927年11月13日下午3时,夏霖等7人被刽子手绑赴刑场。当时《锡报》报道临刑情形时称:“夏霖、张子庭态度最为从容,时时高呼共产主义万岁……就刑时最为强硬,挺身伸颈,毫无畏色……”